

热历史

过年说祭灶

□王吴军

祭灶(农历腊月二十三)是一项在中国民间影响很大、流传极广的传统习俗。北宋时期,腊月二十三祭灶的风俗就已经广为流行了。孟元老在《东京梦华录》中说,从农历的腊月十五到正月十五,当时京城汴梁城里的大街小巷“皆结彩棚,铺陈冠梳……间列舞场歌馆,车马交驰。”农历腊月二十三和二十四这两天,人们就开始焚香祭拜灶神,称为“祭灶”。

当时,汴梁城里已经流传这样的民谣:“腊八祭灶,年节来到,小妮戴花,小儿放炮,老婆儿穿花袄,老头儿哈哈笑。”北宋时期的经济较为繁荣,尤其是京城汴梁城里生活着大量的市民、手工业者、商人和兵士。经济繁荣带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,随着腊月二十三祭灶的开始,“豪门之家,遇雪即开庭,塑雪狮,装雪灯,以会辞旧。”《东京梦华录》中说:“迎岁节,市井皆印卖门神、钟馗、桃符及财神……”

祭灶又称“辞灶”“祀灶”,民谣说:“腊月二十三,灶王爷上西天。”根据神话传说,灶王爷是玉皇大帝派到人间监视善恶的神,被尊为“灶君”“灶王”或“灶王爷”,每年腊月二十三这天,他要上天向玉皇大帝汇报一年的工作情况。为



▲古代祭灶场景

此,每年腊月二十三晚上,家家为他设祭饯行,谓之“辞灶”。祭灶仪式多在晚上进行,祭灶时,先摆上糖果和糯米面窝窝,祭灶人跪在灶王爷像前,怀抱公鸡,也有人让孩子抱鸡跪于大人之后。据说,鸡是灶王爷升天时骑的马,故把鸡称为“马”。烧香后,屋内香烟缭绕,人们开始磕头,把旧灶神连同它两边的“上天言好事,回宫降吉祥”的对联揭下烧掉,就算是送灶王爷上天了。烧灶王爷像的同时,还要烧一些谷草和杂粮,意思是给灶王喂马。直到腊月三十晚上,再请来

新灶王,贴上灶王图,有的人家在灶王爷像两边贴对联:“二十三日上天去;正月初一下界来。”

祭灶这天,要燃放新年的第一轮鞭炮,还要吃麻糖(又称“灶糖”)、火烧等祭灶食品,有的地方还要吃糖糕、油饼,喝豆腐汤。在北宋时期,典型的祭灶食品是灶糖。灶糖是一种又粘嘴又粘牙的麦芽糖,据说,祭灶用灶糖是为了让灶王爷吃过甜食,在玉帝面前多进好言,也有人说,祭灶用灶糖是要粘住嘴馋好事、爱说闲话的灶君奶奶的嘴。

俗话说“祭灶祭灶,新年来到”,过了腊月二十三,妇女们开始蒸馍、做花糕、炸丸子,一直忙到除夕。男人们则杀猪宰羊,置办年货,赶集上店,打酒买菜。腊月二十三后,百无禁忌,按旧日的说法,不能成婚者可以在此时婚嫁,谓之“乱岁”。

祭灶完毕,到了腊月二十四日这天,人们要开始在家里进行大扫除,即“除尘”,也叫“扫房子”。全家人一起动手,搬箱挪柜,将屋里屋外彻底打扫一遍,锅碗瓢勺全部洗刷干净,窗明几净,焕然一新。不过,凡在外地工作、经商、上学的人,都要争取在腊月二十三这天赶回家,一家人欢欢喜喜地过一个团圆年。 《文史春秋》

名人轶事

汪曾祺画“奇”梅

□张达明

汪曾祺先生不仅写短文拿手,作诗与画画也秀逸婉约,惹人喜爱。

汪曾祺与著名作家邓友梅先生是好朋友。当年,邓友梅举办婚礼时,汪曾祺在外地没能参加,这让他深感遗憾。回来后,汪曾祺立即画了一幅画赠送给邓友梅作为贺礼。因为邓友梅的名字中有一个“梅”字,汪曾祺就画了铁杆梅花相赠。送画时,汪曾祺特意在画中夹了一张字条,大意是:你结婚大喜,我没送礼,送别的难免俗,乱涂一画权作贺礼。画虽不好,用料却奇特。你猜猜这梅花是用什么颜料点的?猜对了,我请你吃冰糖肘子……

邓友梅觉得很有趣,便和夫人韩舞燕猜了起来,可猜了两个月,也没猜出来汪曾祺用的是什么颜料。无奈,邓友梅只好登门向汪曾祺求助。汪曾祺笑着对邓友梅说:“咱可得事先说好了,我如果告诉你谜底,你要请我吃烤鸭。”邓友梅只得满口答应。

在邓友梅期盼的眼神中,汪曾祺眯着眼,一字一顿地说道:“牙——膏!”说完,发出了爽朗的笑声。

邓友梅先是愣了一下,随即也跟着汪曾祺大笑起来:“我就说嘛,画中的梅花总是散发着一股淡淡的甜香味。”

后来,邓友梅感慨道:“汪先生的文好,字好,诗好,兼擅丹青,称得上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。如汪先生自己所说,‘我喜欢疏朗清淡的风格,不喜欢繁复浓重的风格,对画,对文学,都如此……我们有各种创伤,但我们今天应该快活’。” 《阅读时代》杂志

生活史

麻衣纸袄度冬寒

在棉花普及之前,古人多是穿纸袄御寒。

元代马钰有《忆王孙》词曰:“麻衣纸袄度冬寒。暖阁红炉永不堪。”东汉蔡伦吸取前人经验,创造出了植物纤维造纸技术,造出来的纸含有织物,具有一定的柔软度和韧性,适合做衣服。

据说纸衣最早出现在南北朝时期,而最早有文字记载是在唐代。据《旧唐书·回纥传》记载:“回纥纵掠坊市及汝、郑等州,比屋荡尽,人悉以纸为衣,或有衣经者。”《新唐书·史思明传》也有“方冽寒,人皆连纸褌书为裳褌”。唐初,造纸术经过500多年的发展,已日臻成熟,纸张的种类也丰富多样,质感更加平顺柔滑,纸张走进人们的服饰生活,纸衣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。唐朝诗人徐夔《纸被》云:“披对劲风温胜酒,拥听寒风暖于绵。”描写了纸被带给人的温暖和舒适感。随着唐朝的对外开放,佛教也兴盛起来,僧侣们认为丝帛所做的衣服需要杀蚕取丝,此乃伤害生灵之举,所以僧侣选择穿着纸衣,这也助推了纸衣制作工艺的不断提高——即在厚度及透气性等方面不断完善,纸衣逐渐成为唐人御寒的主要衣物。唐朝诗人殷尧藩《赠惟俨师》云:“云锁木龛聊息影,雪香纸袄不生尘。”

宋人穿纸衣非常普遍,当时纸衣用料为楮树皮,其柔韧性更好,拉力强,耐折耐磨。宋人还创造出不少新的纸衣制作工艺,涌现出专制纸衣的行业。在裁剪缝衣时增添衬里,塞入麻絮,便成了御寒的纸袄,而裁成大块长方形就成了纸被。北宋苏易简在《文房四谱·纸谱》中曾介绍了制造纸衣的方法:每一百张纸加胡桃、乳香各一两煮,或者蒸。如果是蒸的话,就要不断往上洒含有乳香等的水,等到蒸熟后,将其阴干,然后用箭杆横着卷起,顺势收紧。黟、歙一带有人制作纸衣段,能有大门那么大。苏易简描写道:“山居者常以纸为衣,盖遵释氏云‘不衣蚕衣’者也。然服甚暖,衣者不出十年,面黄而气促,绝嗜欲之虑,且不宜浴,盖外风不入而内气不出也。”指出纸衣保暖性能好,但由于纸衣不透气,对身体健康不利。因为纸衣廉价而又保暖,很受人们的青睐。南宋词人李曾伯,在《用韵答纸衾云岩》中描述道:“敬枕犹存舒卷声,覆寒时与寝衣更。价廉功倍人人爱,一幅春风造化中。”

纸衣因具有洁白轻软、微皱如波的特点,非常符合士大夫洁白清雅的追求,所以文人士大夫们对纸衣也非常喜欢。

宋末元初,棉花大量传入内地。棉衣在舒适性与透气性上都不是纸衣可比拟的,纸衣渐渐退出历史舞台。 《西安晚报》

谈古论今

古代文献里的“机器人”

□赵运涛

现在流行人工智能“机器人”,其实我国古人就有相似的创意和想象了。

《拾遗记》记载,周灵王时期,有叫做“机妍”的玉人,能够自己转动。

汉晋时期的《西京杂记》记载,刘邦进入咸阳市,在秦朝府库中发现不少珍宝,其中就有十二铜人,都有三尺高(按秦尺,70厘米左右),在同一张席子上。每人持一种乐器,或琴或筑或笙或箏。铜人衣服华丽,如真人一样。席子下有两根铜管,上边的管口离地数尺,从席后伸出。其中一根管是粗的,一根管里装有手指那么粗的绳子。一个人吹空管,一个人扭动绳子,琴筑笙箏就会一齐鸣奏,和真

人所奏音乐没什么两样。

唐段安节《乐府杂录》记载,汉高祖刘邦征讨匈奴,在平城被围。谋士陈平想了一个计策,他知道匈奴首领的妻子爱吃醋,于是制造了一个美女“机器人”在城头跳舞。果然匈奴首领妻子看到后,以为是真人。她担心攻下城池,单于会纳此女为妾,影响自己的地位,于是劝单于退兵。就这样,陈平靠着这个跳舞的“机器人”,解了刘邦的平城之围。

东汉王充《论衡》记载,汉代李子长发明了一个木头人,可以断案,把犯人带到它面前,如果有罪,这个木头人就不动,如果无罪,被冤枉了,这个木头人就站起来摇头。

《三国志》记载,一个叫马钧的人改进了一套进贡来的、不会动的

杂技木人。他用木头做齿轮,设机关,用水作动力,这套杂技“机器人”在戏台上可以奏乐跳舞。还有打鼓、吹箫、叠罗汉的,有丢木球、掷剑、走绳索、翻筋斗的,动作灵活。“机器人”还能坐堂审案,做出舂米磨面、斗鸡等各种各样的动作。

清《埋忧集》记载了一位茅山道士,一个叫戴旷如的村民向他学习法术,道士从怀里拿出一个小竹筒给他,告诉他,要是有什么问题,对着竹筒询问,从中就会出来一个小人为你解答。戴旷如试了试,念动咒语,果然从竹筒中出来一个二寸许的小人,他跳在地上,瞬间长丈余。这个竹筒有点像“语音音响”,或者是我们手机上的语音机器人了。

《光明日报》

文史小考

“洗耳”原非“恭听”

□阎泽川

“洗耳”一词本意是表示厌恶听这种话或这种事,借喻不求名利的隐士行为,含贬义。后人引申出的“洗耳恭听”,却表示认真仔细聆听。语义则相反,含褒义,为敬辞。

“洗耳”一词出现在皇甫谧所著的《高士传·许由》:“尧欲召我为九州长,恶闻其声,是故洗耳。”尧派人去箕山脚下找到许由,请他出山,命他做九州之长。对此,许由十分反感,说道:“这实在是污染了我清白的耳朵,我要去颍水河边洗

耳,把耳朵洗干净。”当许由来到颍水边,正在洗耳时,老友巢父牵着一头小牛路过,见状问他为何洗耳,许由便把原委述说一番。

巢父听罢,二话不说,牵着小牛向上游走去,许由忙问缘由,巢父说:“子若处高岸深谷,人道不通,谁能见子?子故浮游,欲闻求其名誉,污吾犊口。牵犊上游饮之。”

巢父这番话的意思是:你真心不想做官,就该避入荒无人烟的深山野林中,谁也找不到你,现在你经常出没于人前,又故作清高,

你这样做,还是在追求虚名浮誉。你用颍水洗耳,我怕你洗耳的脏水污染了干净的颍水,所以把牛犊牵到上游去饮水。

后人断取“洗耳”语义与“洗干净耳朵”有关的部分,引申出十分谨慎认真的新义,又在后边加上“恭听”,合起来形容专心倾听,表示对对方的尊敬,成为褒义词。

从此,“洗耳恭听”便成为固定而明确语义的成语,为人们广泛使用,“洗耳”的初义反倒湮没,被人们淡忘了。

《科教新报》